

徐兆仁 主编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二十七卷



选择中国最佳文韬武略名著

吸收古今名家注疏成果心得



管子 晏子春秋

孙子兵法 鬼谷子

战国策 荀子 韩非子 颜氏家训

贞观政要 呻吟语 菜根谭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

医药学院 610 2 07029121



徐兆仁 主编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二十七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派遣囚犯，增强防卫而言，所派之人中，有逃亡，官府派人追捕，又为国家造成麻烦。往高昌的道路，千里荒沙戈壁，冬季寒风凛冽，夏季如火烤，行人遇到多死在那里。《易经》上说：‘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乱’。假使张掖、酒泉战火突起，陛下难道能得到高昌的一点粮草来应付事变吗？最后只能征发陇右诸州，火速赴援。由此说来，河西地区才是我国的心腹重地，高昌乃是他人手足，怎么能耗费中华物力，来做无用之事？陛下在沙漠中平定颉利可汗，在西海消灭吐谷浑，替突厥残余部落立可汗，为吐谷浑余众，再树首领。如果重新扶立高昌国，并不是没有前例，这就是有罪便征伐，降服后仍使其存留。应该选择高昌人中可立为王的，封为首领，遣返回国，必然感恩戴德，永为屏蔽。中国从此不再受到侵扰，既富强也安宁，可以世代永昌。”太宗看后未予采纳。

到贞观十六年，西突厥派兵侵犯西州，太宗对待臣说：“我听说西州发生战事，虽然不足为害，但是又怎么能无忧呢？以往则平定高昌时，魏征、褚遂良劝我立麴文泰的儿子为王，恢复高昌国，我竟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，今天开始后悔自责。从前汉高祖遭受平城之围后，奖赏娄敬；而袁绍官渡战败后，反而杀了田丰。我常以这两件事为诫，怎能忘记当年提出正确意见的人呢！”

第十卷

论行幸第三十六 凡四章

第一章

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隋炀帝广造宫室，以肆^①行幸。自西京至东京^②，离宫别馆^③，相望道次^④，乃至并州、涿郡^⑤，无不悉然。驰道^⑥皆广数百步，种树以饰其傍。人力不堪，相聚为贼^⑦。逮^⑧至末年，尺土一人，非复已有。以此观之，广宫室，好行幸，竟有何益？此皆朕所耳闻目见，深以自诫。故不敢轻用人力，惟令百姓安静，无有怨叛而已。”

【注释】 ①肆：纵恣，放肆。 ②西京：隋长安城。东京：隋洛阳城。 ③离宫别馆：指皇帝正宫之外的临时官室。 ④次：按顺序

排列。⑤并州：隋治所在太原，今山西太原市西南。涿郡：隋治所蓟县，今北京城西南。⑥驰道：供帝王行驶马车的道路。⑦贼：强盗。⑧逮：及，等到。

【译文】贞观初年，太宗对身边近臣说：隋炀帝大造宫殿，恣意出行，从西京到东京，离宫别馆，在路上依次排列，前后相望，竟达到并州、涿郡，无处不是这样。供帝王行车的道路，都宽至数百步，两旁种树来装饰。老百姓不能承受力役，聚结而成盗匪。及至炀帝末年，一尺土地一个百姓，都不再为他所有。由此看来，广造宫室，喜好出行，到底有什么好处？这些全是我耳闻目睹之事，深深地以此作为自己的警戒。因此我不敢轻易使用百姓之力，只能令百姓清静，不生怨恨叛心罢了。”

第二章

贞观十一年，太宗幸^①洛阳宫。泛舟于积翠池，顾^②谓侍臣曰：“此宫观^③台沼，并炀帝所为。驱役生人，穷此雕丽^④，复不能守此一都，以万人为虑。好行幸不息，人所不堪。昔诗人云：‘何年不行，何草不黄？’^⑤大东小东，杼轴其空。”^⑥正谓此也。遂使天下怨叛，身死国灭，今其宫苑，尽为我有。隋氏倾覆者，岂惟其君无道，亦由股肱无良臣。如宇文述^⑦，虞世基^⑧，裴蘊^⑨之徒，居高官，食厚禄，受人之委任，惟行谄佞，蔽塞聪明，欲令其君无危，理不可得也。”司空长孙无忌奏言：“隋氏之亡，其君则杜塞忠谏^⑩之言，臣则苟欲自全。左右有过，初不纠举，寇盗滋蔓，亦不实陈。据此，即不惟天道，实由君臣不相匡弼。”太宗曰：“朕与卿等，承其余弊，惟须弘道移风^⑪，使万代永赖矣。”

【注释】①幸：帝王所至。②顾：回头看。③宫观：供帝王休憩的离宫别馆。台：高而平的建筑。沼：曲折的水池。④雕丽：雕绘华丽。

⑤何年不行，何草不黄：语出《诗·小雅·何草不黄》，原文作“何草不黄，何日不行。”意谓什么草不枯黄，什么日子不奔忙。大东小东，杼轴其空：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。远东近东织机皆空。⑥宇文述：隋将领。文帝晚年，他曾参与阴谋中伤太子杨勇。炀帝即位，特受宠信，势倾朝野。大业十二年病死江都。⑦虞世基：隋臣。炀帝时官内史侍郎，以谄媚受宠。欺上瞒下，卖官鬻爵，朝野痛恨。大业十四年被杀。⑧裴蘊：隋臣。原仕陈，炀帝时任民部侍郎，太常少卿。大业五年奏令“貌阅。”炀帝好声色，他搜罗天下乐家子弟为乐户。后升御史大夫，大业十四年被

杀。⑨忠谏：忠恕正直。⑩弘道移风：弘扬大道；改变风俗。

【译文】贞观十一年，太宗驾临洛阳。泛舟于积翠池时，太宗回头对待臣说：“这些宫馆，亭台和水池，都是炀帝兴建的。他驱使百姓，极尽雕绘之华丽，却又不能守在这里，思虑天下众生之事。而是喜好不停地出行，百姓力所难受。过去有诗人说：‘什么草不枯黄，什么日子不奔忙？’‘远东近东织机全空。’说的正是这种情况。终使天下百姓怨恨叛乱，身死国灭，如今这些宫殿园林，都为我所有。隋灭亡的原因，难道仅仅是因国君无道吗？也是由于辅佐的臣子没有忠良之人。譬如宇文述、虞世基、裴蕴之类，做着高官，受着厚禄，受国君的委任，却只知阿谀谄媚，蒙蔽堵塞国君的视听，想要国君平安无危险，道理上也是不可能的。”司空长孙无忌上奏说：“隋的亡国，上因国君堵塞忠谏的劝言，下因臣子苟且自保。身边人有过失，首先就不检举纠正，盗贼滋长扩大，也不据实向上报告。据此看来，隋亡不只是神意，实在也因为君臣不能互相匡正辅助。”太宗说：“我和众位，上承隋遗留之弊端，只能光大道化改变旧俗，以使子孙万代永有所依赖。”

第三章

贞观十三年，太宗谓魏征等曰：“隋炀帝承文帝余业，海内殷阜^①。若能常据关中^②，岂有倾败。遂不顾百姓，行幸无期，径往江都^③，不纳董纯^④、崔民象^⑤等谏争。身戮国灭，为天下笑。虽复帝祚^⑥长短，委以玄天^⑦，而福善祸淫，亦由人事。朕每思之，若欲君臣长久，国无危败，君有违失，臣须极言。朕闻卿等规谏，纵不能当时即从，再三思审^⑧，必择善而用。”

【注释】①殷阜：殷实充足。②关中：指秦岭以北，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王畿附近的地区。③江都：郡名。隋治所江阴，炀帝定为行都。在今江苏扬州。④董纯：隋文帝时以军功进爵，炀帝末年因人诬告被杀。⑤崔民象：隋臣。炀帝时为奉信郎。大业十二年(616)因谏炀帝勿幸江都被杀。⑥帝祚：帝位。⑦玄天：泛指天。⑧思审：慎重考虑。

【译文】贞观十三年，太宗对魏征等说：“隋炀帝继承文帝遗留的事业，国内财物充足。如果他能经常据守在关中一带，哪里会灭亡呢？竟不顾惜百姓，无限度地出游，执意去江都，不肯接受董纯、崔民象等的谏议规劝，身死国灭，被天下人耻笑。虽说帝位

的长短,付托于天意,但为善则福至,为恶则祸降,也是由人为之事决定的。我常常考虑,若想君臣长久,国家没有危险败迹,国君有了过失,臣下应当尽言。我听到诸位的直言规劝,即使不能够立即听从,但反复慎重考虑之后,必定会择善而从。”

第四章

贞观十二年,太宗东巡狩,将入洛,次^①于显仁宫,宫苑官司^②多被责罚。侍中魏征进言曰:“陛下今幸洛州,为是旧征行^③处,庶其安定,故欲加恩故老。城郭之民未蒙德惠,官司苑监^④多及罪辜,或以供奉之物不精,又以不为献食,此则不思止足,志在奢靡。既乖行幸本心,何以副百姓所望?隋主^⑤先命在下多作献食,献食不多,则有威罚,上之所好,下必有甚,竞为无限,遂至灭亡。此非载籍所闻,陛下目所亲见,为其无道,故天命陛下代之。当战战慄慄,每事省约,参踪前列^⑥,昭训子孙^⑦,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?陛下若以为足,今日不啻足矣。若以为不足,万倍于此,亦不足也。”太宗大惊曰:“非公,朕不闻此言,自今已后,庶几无如此事。”

【注:此章定本所据诸钞本无,今依冈本和戈本附于此。魏征之言与《论俭约篇》第三章有相同语。】

【注释】①次:舍止,停留。②官苑官司:指管理官、苑的机构和官员。③征行:出征打仗。④苑监:管理苑囿机构的长官。⑤隋主:指隋炀帝。⑥参踪前列:追踪以往各位圣人的足迹。⑦昭训子孙:明白地告诫子孙后代,为他们留下榜样。

【译文】贞观十二年,太宗往东巡幸打猎,快要到达洛阳时,便在显仁宫停了下来。由于招待不周,管理宫苑的各级官吏都受到了指责和处罚。侍中魏征向太宗进言说:“陛下这次行幸洛州,因为是您过去出征打仗的地方,而现在安定了,所以想要给过去的故旧相识们带去一些恩惠。但现在城市内外的老百姓不仅没有蒙受到您的恩惠,而且管理宫苑的各级官吏许多都受到了罪责。原因是他们上供的物品不够精细,还因为他们不给您进献美味食物。这是对物质要求不知满足,意志上在奢侈腐化。既然违背了这次行幸的本意,又怎能不让百姓失望呢?隋炀帝当初命令下级多多准备好进献的食物,如果进献的食物不多,就要受到严重的惩罚。上面有所爱好,下级一定更加厉害,竞相增长以至无

穷,终于导致灭亡。这不是从历史记载中找出来的,而是陛下亲眼见到的,因为他的无道,所以上天才让陛下取代他。惟其如此,更应当感到可怕,引起高度警惕,经常保持勤俭节约,追踪过去各位圣人的足迹,明白地告诫子孙后代并为他们留下好的榜样,为什么现在反而想居于他人之下呢?陛下如果觉得足够了,那今日的东西不止是足够而且是很多了。如果觉得不够,那比这多出一万倍,也是不够的。”太宗听后大惊,说:“如果不是你,我听不到这些话,从今以后,我想不会再有类似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”

论畋猎第三十七 凡四章

第一章

秘书少监^①虞世南^②,以太宗颇好畋猎,上疏谏曰:“臣闻秋狝(xiǎn 显)冬狩^③,盖惟恒典^④。射隼^⑤纵禽,备乎前诰^⑥。伏惟^⑦陛下听览之余辰,顺天道以杀伐,将欲摧斑碎掌^⑧,亲御皮轩^⑨,穷猛兽之窟穴,尽逸材^⑩之林藪^⑪。夷凶剪^⑫暴,以卫黎元。收革擢羽^⑬,用充军器。举旗效获^⑭,式遵前古。然黄屋^⑮之尊,金舆^⑯之贵,八方之所仰德,万国之所系心也。清道^⑰而行,犹戒衔楬(jué 决)^⑱,斯盖重慎防微,为社稷也。是以马卿^⑲直谏于前,张昭^⑳变色于后。臣诚微物,敢忘斯义。且天弧星毕^㉑,所殪^㉒已多。颁禽赐获,皇恩亦溥。伏愿时息猎车,且辍^㉓长戟,不拒刍蕘之请,降纳涓涓^㉔之流。袒裼^㉕(xī 西)徒搏,任之群下,则贻范百王,永光万代。”太宗深纳其言。

【注释】①秘书少监:秘书省副长官,掌图书著作等事。②虞世南:唐初著名书法家。初为炀帝近臣,入唐后为弘文馆学士,官至秘书监。

③秋狝冬狩:秋猎为狝,冬猎为狩。④恒典:常规。⑤隼:一种凶猛善飞之禽。⑥前诰:从前的文告,此指《尚书》。⑦伏惟:下对上陈述时表谦近之词。⑧摧斑碎掌:喻击杀凶猛的大野兽。⑨皮轩:指打猎用的车。轩:前顶高而有帷幕的车子。⑩逸材:超常之材。此指异常凶猛的野兽。⑪林藪:丛林和草泽,指山野。⑫剪:消灭。⑬收革擢羽:收起兽皮,拔下禽羽。革:去毛的兽皮。⑭效获:献出猎物。⑮黄屋:古代帝王所乘车上以黄缁为里的车盖。指帝王之车。⑯金舆(yú):

金制的车箱。即帝王的坐车。⑮清道：帝王或大官外出，清除道路，驱逐行人。⑯衔轂：马口所含横木。⑰马卿：司马相如。汉武帝时为郎。曾随武帝猎于长杨，谏帝不应自击熊豕。⑱张昭：吴主孙权军师。权曾骑马射虎，昭谏之。⑲天弧星毕：整个天空布满弓箭，罗网似繁星密集。弧：木弓。毕：畋猎用的长柄网。⑳殪：射死，杀死。㉑輶：隐蔽。㉒涓洽；细流，喻微小。㉓袒裼：脱去上衣。

【译文】秘书少监虞世南，因太宗很喜欢畋猎而上奏说：“我听说秋冬狩猎，本为常规。箭射飞鸟，放鹰逐猎，《尚书》中也有记载。希望皇上在听阅政事完毕的余暇时候，顺应天理而行畋猎之事，击杀凶猛的野兽，亲自驾御猎车，穷追猛兽至洞穴，逐之入山林草泽。消灭凶兽，保护百姓，收起兽皮拔下禽羽，用作兵器。举起旗帜，献上猎物，遵前人标准。但是皇上以帝王之尊贵，为天下人所仰慕，各国人所关心。清除道路出行，还须防备车马安全，重视谨慎防止微小疏漏，为国家利益啊。因此，司马相如曾直谏汉武，张昭也力阻吴王。我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可哪里敢忘记大义。况且现在弓箭罗网已星罗棋布，所射杀野兽已经很多，赏赐的猎物，亦显皇恩浩荡。希望能暂时停止猎车，收藏武器，不要拒绝我这草野鄙人的请求，降格接受微不足道的意见。脱去上衣空手击兽的事，任下属去做。这样就可给以后众王留下楷模，永远光耀后代。”太宗十分赞同并接受他的意见。

第二章

谷那律^①为谏议大夫，尝从太宗出猎，在途遇雨。上问曰：“油衣^②若为得不漏？”对曰：“能以瓦为之，必不漏。”意欲太宗弗游畋也。深嘉纳其言。太宗大悦，赐帛二百段，加以金带一条。

【注释】①谷那律：唐臣。贞观时为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。

②油衣：油布衣，雨衣。

【译文】谷那律任谏议大夫，曾跟随太宗出外打猎，在途中遇雨。太宗问道：“雨衣怎么样能不漏雨呢？”谷那律回答说：“如能用瓦做雨衣，一定不会漏雨了。”意思是劝太宗别出游打猎了。太宗十分赞赏并接受了他的意见。非常高兴，赏赐他二百段帛，另加一条金带。

第三章

贞观十四年，太宗幸同州^①沙苑^②，亲格猛兽，复晨出夜还。特进魏征奏曰：“臣闻《书》美文王不敢盘于游畋^③，《传》述《虞箴》称夷羿以为诫^④。昔汉文帝，临霸坂^⑤欲驰下，袁盎^⑥揽辔曰：‘圣主不乘危，不侥幸。今陛下骋六飞^⑦，驰不测之山，如有马惊车覆，陛下纵欲自轻，奈高庙^⑧何！’孝武好格猛兽，相如陈：‘力称乌获^⑨’捷言庆忌^⑩，人诚有之，兽亦宜然。卒然遇逸材之兽，骇不存之地，虽乌获、逢蒙^⑪之伎不得用，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。虽万全而无患，然本非天子所宜近。”孝元^⑫郊泰霁^⑬，因留射猎，薛广德^⑭奏称：‘窃见关东困极，百姓离灾’^⑮。今日撞亡秦之钟，歌郑卫之乐。士卒暴露，从官劳倦，愿其如宗庙社稷何？凭河暴虎^⑯，未足至诚也’臣窃思此数帝，心岂木石，独不好驰骋之乐？而割情屈己，从臣下之言者，志存为国，不为身也。臣伏闻，车驾近出，亲格猛兽，晨往夜还，以万乘之尊，暗行荒野，践深林，涉丰草，甚非万全之计。愿陛下割私情之娱，罢格兽之乐，上为宗庙社稷，下慰群僚兆庶。”太宗曰：“昨日之事，遇属尘昏^⑰，非故然也。自今深用为戒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同州：治所在今陕西大荔。②沙苑：地名，在今大荔县境洛、渭之间。养禽兽植树木之处，供帝王游乐打猎场所。③《书》：《尚书》。盘：乐。④《传》：指《左传》。《虞箴》：古书篇名。羿，后羿，有穷氏首领，古代善射之士，曾代夏而立为国君，后以盘于游猎而政衰。⑤霸坂：霸陵附近的山坡。⑥袁盎：汉文帝时中郎将。⑦六飞：天子车驾六马。⑧高庙：为汉高祖刘邦所立的庙。此指刘邦。⑨乌获：战国时秦武王力士，相传能举千钧。⑩庆忌：春秋时吴王僚之子，以勇武称世。⑪逢蒙：古之善射者。⑫孝元：指西汉元帝。⑬郊泰霁：在祭坛上祭祀天地。郊泰：帝王于冬至日祭天于南郊。霁：帝王祭天地五帝之处。⑭薛广德：汉元帝臣，官至御史大夫。为人温雅。⑮离灾：罹灾，遭受灾祸。⑯凭河暴虎：涉水渡河，空手猎虎。喻冒险行事。⑰尘昏：因尘埃蒙蔽而昏暗。

【译文】贞观十四年，太宗驾临同州沙苑。他亲与猛兽格斗，又早出晚归。特进魏征上奏说：“我听说《尚书》赞美周文王不敢纵乐于出游打猎，《左传》转述《虞箴》，说后羿以之作为警戒。过

去汉文帝曾驾车在霸陵陡峭的山坡上，欲纵马驰下，袁盎拉住马缰绳说：‘圣明的皇帝不驾车于险地，不存侥幸之心，现在皇上驾着六匹马的车子，驰于不可知的山地，如果有马受惊吓而翻车之事，即便是皇上不看重自己性命，但是朝廷怎么办？’汉武帝喜欢与猛兽搏击，司马相如说：‘力大如乌获，敏捷似庆忌，这样的人确实存在，兽中也有此类。但若突然遇见格外凶猛的野兽，受惊吓于险地，即使有乌获、逢蒙那样的技艺，也不能用上，连枯木朽树都来作对了。假使全身而未遭灾祸，然而也原非天子所应当接近之事。’汉元帝去南郊祭坛上祭祀天地，顺便停留射猎，薛广德上奏说：‘我见关东一带穷困得很，老百姓在遭受灾害。如今皇上却在敲亡秦敲的钟，唱郑卫亡国的靡靡之音，令士兵置于露天，受日晒雨淋，侍从之官疲劳倦怠，希望把国家怎样呢？涉水过河，空手猎虎，冒险之事，不足以为诫吗？’我私下揣度这几位帝王，他们的心难道是木石，偏不喜爱纵马驱驰的乐趣吗？然割舍私情委屈自己，听从臣下之言的原因，是心虑国家，不为自己啊。我听说皇上近来驾车出外，亲自与猛兽搏斗，昼出夜归，以帝王的尊贵身份，潜行于荒郊野外，踩踏幽深的树林，走进丰茂的草丛，实在不是安全的办法。希望皇上割舍自己的乐趣，放弃与野兽格斗的欢乐，上为国家，下慰群臣百姓。”太宗说：“昨天的事，碰巧是因风沙突起天黑得早，并非故意如此。从今后我深以为警戒。”

第四章

贞观十四年，冬十月。太宗将幸栢(yuè岳)阳^①游猎。县丞刘仁轨^②以收获未毕、非人君顺动^③之事，诣于行所，上表切谏。太宗遂罢猎，擢拜仁轨新安令^④。

【注释】 ①栢阳：县名，治所在今陕西故县。 ②刘仁轨：唐代汴州（今河南开封）人，著名将领。 ③顺动：顺遂而行。 ④新安：县名。治所在今河南新安。

【译文】贞观十四年冬十月，太宗准备驾临栢阳出游打猎。栢阳县丞刘仁轨，认为收获未结束，不是国君顺意行动的事情，到行所去上表恳谏。太宗于是停止打猎之事，提拔仁轨为新安县令。

论祥瑞第三十八 凡一章

第一章

贞观六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比见众议，以祥瑞^①为盛世，频有表贺庆。如^②朕本心，但使天下太平，家给人足，虽无祥瑞，亦可比德于尧舜。若百姓不足，夷狄内侵，纵有芝草^③遍街衢，凤凰巢苑囿，亦何异于桀纣。尝闻后魏时，有郡吏燃连理木^④，煮白雉肉^⑤吃，岂得称为明主耶？又隋文帝深爱祥瑞，遣秘书监王劼^⑥，著衣冠在明堂^⑦，对考使^⑧前焚香以读《皇隋感瑞经》^⑨。旧尝闻传说此事，实以为可笑。夫为人君，当须至公理天下，以得万姓之欢心。昔尧舜在上，百姓敬之如天地，爱之如父母，动作兴事，人皆乐之，发号施令，人皆悦之，此是大祥瑞也。自此后，诸州所有祥瑞，并不用申奏。”

【注释】 ①祥瑞：吉祥的征兆。 ②如：按照。 ③芝草：灵芝，古人认为瑞草。下文凤凰古人亦视为瑞鸟。 ④连理木：不同根的草木，其枝干连生在一起，旧时看作吉祥征兆。 ⑤白雉：白色羽毛的野鸡，古人认为祥瑞。 ⑥王劼：隋文帝时为著作郎。 ⑦明堂：天子宣明政教之处。 ⑧考使：指各州来京的朝集使。 ⑨《皇隋感瑞经》：一名“皇隋震撼志”。隋文帝好吉祥，王劼采歌谣、图讖、佛经文字曲加诬饰撰书三十卷奏上。

【译文】贞观六年，太宗对近臣说：“我近来看阅众人的奏议，多以祥瑞为大事，多次上表庆贺。按照我的本心，只要天下太平，百姓富足，即使没有祥瑞出现，也可以与尧舜德政相媲美。如果百姓贫困，外族入侵，纵有灵芝长满大街，凤凰筑巢于花园，又同桀纣有何区别。曾听说后魏时，有郡吏烧连理木，在上面煮白雉肉来吃。难道能以此而称为圣明之君吗？又听说隋文帝极喜祥瑞，派秘书监王劼，穿着华服，站在朝堂，在各地来的朝集使前，焚香读《皇隋感瑞经》。过去听说这事，实在认为可笑。作为天子，就当公正地治理天下，来得到百姓的欢心。过去尧舜为君，百姓敬佩他们如同天神地神，爱戴他们如同父母亲，有所造作兴建，人们都愿意跟随，发布命令，人们都乐于服从。这是大祥瑞啊。从今以后，各州有祥瑞出现，都不用申报了。”

论灾异第三十九 凡三章

第一章

贞观八年，陇右^①山崩，大蛇屡见，山东及江、淮多大水。太宗以问侍臣，秘书监虞世南对曰：“春秋时，梁山崩，晋侯召伯宗^②而问焉，对曰‘国主山川，故山崩川竭，君为之不举乐，降服垂纆^③，祝币^④以礼焉。’梁山，晋所主也。晋侯从之，故得无害。汉文帝元年，齐楚地^⑤二十九山同日崩，水大出，令郡国无来献，施惠于天下。远近欢洽^⑥，亦不为灾。后汉灵帝^⑦时，青蛇见御座。晋惠帝时，大蛇长三百步，见齐地，经市入朝中。按蛇宜在草野，而入朝市，所以可为怪耳。今蛇见山泽，盖深山大泽，必有龙蛇，亦不足怪。又山东足雨，虽则其常，然阴潜^⑧过久，恐有冤狱，宜料省系囚^⑨，庶几或当^⑩天意。且妖不胜德，唯修德可以销变。”太宗以为然。因遣使者，赈恤饥饿，申理狱讼^⑪，多所原宥^⑫。

【注释】 ①陇右：陇右道，治所在今青海乐都。 ②晋侯：春秋时晋景公。伯宗：晋大夫。 ③降服垂纆：不穿华丽衣裳，乘坐无彩饰的车子。 ④祝币以礼：陈列献神的礼品。 ⑤齐楚地：泛指今山东，及江南诸地区。 ⑥欢洽：欢乐和谐。 ⑦汉灵帝：指东汉末年的败国之君刘宏。 ⑧阴潜：阴湿黑暗。 ⑨料省：处理检查。系囚：在拘之囚。 ⑩当：适合。 ⑪申理狱讼：加强审理诉讼案件。 ⑫原宥：原情赦罪。

【译文】贞观八年，陇右有山倒塌，多次出现大蛇，山东及江淮常发大水。太宗因而问近臣，秘书监虞世南回答说：“春秋时，梁山塌陷，晋景公召来伯宗问及此事，伯宗答：‘国家掌管山川，因而山崩河竭，君主应为此而不动问音乐，不穿华美的衣裳，乘坐无彩饰的车子，陈列献神的礼品。’梁山，是晋国主祭之山。晋侯听从伯宗之言，因而终能无害。汉文帝元年，齐楚一带二十九座山在同一天塌陷，大水涌流，文帝下令各郡国不要来京献纳礼物，并向天下施舍好处，远近人民欢乐和谐，也没有成为灾祸。后汉灵帝时有青色的蛇出现在皇帝宝座上。晋惠帝时，有长三百步的大蛇，出现在齐地，经过街市而进入朝堂。本来蛇应当生活在草野之中，却入街市大堂，因此可称为怪异之事。现今蛇出现在山林沼泽，但凡深山大泽，必有龙蛇，也不足为怪。加上山东雨水充

足,虽属正常情况,但阴湿日久,恐怕有什么冤狱,应审查处理在拘之囚,也许这么做适合神意。况且妖气战胜不了德行,只有修德政才能消除灾变。”太宗认为很对,因此派遣使者,救恤饥民,加强审理诉讼案件,大多都原情赦罪。

第二章

贞观八年,有慧星^①见于南方,长六丈,经百余日乃灭。太宗谓侍臣曰:“天见妖星,由朕之不德,政有亏失^②,是何妖也?”虞世南对曰:“昔齐景公^③时,有慧星见。公问晏婴^④,婴对曰:‘公穿池沼畏不深,起台谢畏不高,行刑罚畏不重,是以天见慧星,为公诫耳!’景公惧而修德。后十日而星没。陛下若德政不修,虽麟凤^⑤数见,终是无益。但使朝无缺政,百姓安乐,虽有灾变,何损于时?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,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逸。若能慎终如是,慧星见,未足为忧。”太宗曰:“吾之理国,良无景公之过。但朕年十八,便经纶^⑥王业,北剪刘武周,西平薛举,东擒窦建德、王世充,二十四而天下定,二十九而居大位。四夷降服,海内又安。自谓古来英雄拔乱^⑦之主,无见及者。颇有自矜之意。此吾之过也。上天见变,良为是乎?秦始皇平六国,隋炀帝富有四海,既骄且逸,一朝而败,吾亦何得自骄也。言念于此,不觉惕焉震惧^⑧。”魏征进曰:“臣闻自古帝王,未有无灾变者。但能修德,灾变自销。陛下因有天变,遂能诚惧,反覆思量,深自剋责。虽有此变,必不为灾矣。”

【注释】 ①慧星:一种行星,又名扫帚星,古时以为灾祸之征。

②亏失:欠缺和过失。 ③齐景公:春秋后期齐国君,名杵臼。

④晏婴:春秋齐大夫,历事灵、庄、景公。以节俭力行显于世。 ⑤麟凤:麒麟和凤凰。麒麟,状如鹿,独角,全身生麟甲,尾如牛。皆作吉祥象征。 ⑥经纶:垂理丝缕,引申为治理国家大事。 ⑦拔乱:治平乱世。

⑧惕焉震惧:极大的震动和担忧。

【译文】贞观八年,南方出现慧星,长六丈,过了一百多天才消失。太宗对近臣说:“天上出现妖星,是因为我的政德不好,有过错欠缺,这是什么凶兆?”虞世南回答说:“过去齐景公时,有慧星出现。景公问晏婴,婴回答说:‘您凿水池唯恐不够深,造台榭唯恐不够高,行刑罚唯恐不够重,因此天上出现慧星作为对您的

告诫。’景公害怕而开始行德政，十天后慧星消失。皇上如果不修德政，即使麒麟凤凰多次出现，最终也没什么好处。只要是朝政不缺失，百姓安乐，即使有灾变，又有什么损害。希望皇上不要为功劳高过古人，而自骄自傲。不要认为太平日久，而放纵自己。如能够谨慎到底自始至终，慧星出现，也没什么可忧虑的。”太宗说：“我治理国家，确实没有齐景公那样的过错。但是我十八岁就开始经营帝王之业，北灭刘武周，西平薛举，东擒竇建德、王世充。二十四岁便平定天下，二十九岁即登帝位。外族降服，国内安定，自认为自古以来平定乱世的英雄，没有人能比得上我，很有自骄之意。这是我的过错。上天显现灾变，确是为此吗？秦始皇平定六国，隋炀帝拥有天下，又骄傲又放纵，一下子就败亡了，我又有什么能自骄的，谈论到这里，不觉担心害怕起来。”魏征进言说：“我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，没有无灾变的。只要能修德政，灾变自然消失。皇上因为出现天变，就能警诫惊惧，反复思索，深刻地责备自己，即便有灾变，一定不会成为祸患。”

第三章

贞观十一年，大雨，谷水^①溢，冲洛阳城门，入洛阳宫，平地五尺，损毁宫寺十九所，漂七百余家。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之不德，皇天降灾，将由视听弗明，刑罚失度，遂使阴阳舛谬^②，雨水乖常^③。矜物罪己，载怀忧惕，朕又何情独甘滋味^④？每日可令尚食^⑤断肉进蔬食。文武百官各上封事，极言得失。”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：

“臣闻开拔乱之业，其功既难，守已成之基，其道不易。故居安思危，所以定其业也；有始有卒，所以崇其基也。今虽亿兆乂安，四隅宁谧，既承丧乱之后，又接凋弊之余。户口减损尚多，田畴开垦犹少。覆焘之恩^⑥著矣，而疮痍^⑦未复，教德之风被矣，而资产屡空。是以古人譬之种树，年祀绵远，则枝叶扶疏^⑧；若种之日浅，根本未固，虽壅^⑨之以黑坟^⑩，暖之以春日，一人摇之，必致枯槁。今之百姓，颇类于此。常加含养，则就以滋息^⑪；暂有征役，则随而凋耗。凋耗既甚，则人不聊生；人不聊生，既怨气充塞；怨气充塞，则离叛之心生矣。故帝舜曰：‘可爱非君，可畏非人，’孔安国曰：‘人以君为命，故可爱；君失道，人叛之，故可畏，’仲尼

曰：‘君犹舟也，人犹水也。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’是以古之贤王，虽休勿休，日慎一日者，良为此也。

【注释】①谷水：古水名，今河南滎水，注入洛河。②舛谬：错乱。③乖常：背离常规。④甘滋旨味：美味佳肴。⑤尚食：唐置尚食局，属殿中省，尚食为管理帝王食物的官。⑥覆煮：覆盖、施与。⑦疮痍：疮伤，喻地方遭受破坏或灾害后的景象。⑧扶疏：枝条四布之貌。⑨壅：把土或肥料培在植物根上。⑩黑坟：黑色沃土。⑪就以滋息：达到滋生繁殖。

【译文】贞观十一年，天降大雨，谷河水漫出，冲入洛阳城门，进洛阳宫。平地水深五尺，冲毁宫殿官府十九所，淹七百余家。太宗对待臣说：“我无德政，皇天降灾。因为审察处理事情不英明，刑罚失去准则，所以使阴阳错乱，雨水违常。怜悯众人，责备自己，满怀忧虑。我又有何心情独自享受美味佳肴？令膳食官每日断绝肉食只供蔬菜食物。文武百官，各自上书，尽言政事得失。”中书侍郎岑文本上书说：

“我听说开创治理乱世的事业，本就十分艰难；守住已建成的事业，也不容易。所以，处安全之地而考虑到危险之时，才能稳固大业，有始有终，才能加固基业。现今虽然是百姓安定，四边宁静，但是祸乱刚刚过去，困苦衰败之迹仍存，户口减少的很多，田地开垦的也很少。施予的恩惠很多了，但地方所受灾害并未平复；德政教化之风气已广为传播，但百姓时常陷入贫困。因而古人把治国比作种树，时间长，则枝叶茂盛，如果才种下不久，树根不稳，即使用沃土培根，让春阳照晒，一人摇动它，必定导致树死。如今的百姓，颇似此种情况。多多给以滋养，就能达到滋生繁殖；略有征发役使，就随之而衰损。衰损严重了，百姓就难以生存，难以生存，就会充满怨恨之气，怨心日生，则叛离之心丛生。过去舜曾说：“可爱的难道不是君王？可怕的难道不是人民？”孔安国解释为：‘百姓以国君为天命，因而爱戴他。国君失道，众人背叛他，因而人民可怕。’孔子说：‘国君如船，百姓如水。水可以载船而行，也可令船倾翻’，因此古代的哲人圣主，即便是升平时也不敢放松，一天比一天谨慎的原因，确是为此啊。”

“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，察安危之机^①，上以社稷为重，下以亿兆为念。明选举，慎赏罚，进贤才，退不肖，闻过既改，从谏如

流^②，为善在于不疑，出令期于必信，颐神^③养性，省畋猎之娱；去奢从俭，减工役之费；务静方内^④而不求辟土^⑤，载橐(gāo高)^⑥弓矢而无忘武备。凡此数事者，虽为国之恒道，陛下所常行，臣之愚心，惟愿陛下思而不怠，则至道之美，与三五^⑦比隆，亿载之祚，随天地长久。虽使桑谷为妖^⑧，龙蛇作孽，雉鸣^⑨于鼎耳，石言于晋地^⑩，犹当转祸为福，变咎为祥。况水雨之患，阴阳恒理，岂可谓之天谴而系圣心哉。臣闻古人有言：‘农夫劳而君子养焉。愚者言而智者择焉。’辄陈狂瞽^⑪，伏待斧钺^⑫。”太宗深纳其言。

【注释】①机：事情的苗头或预兆。②从谏如流：顺畅地接受臣下的意见。③颐神：保养精神。④务静方内：致力安定国内。⑤辟土：开疆拓土。⑥载橐：收藏起来。⑦三五：三皇五帝。⑧桑谷为妖：桑谷共生于朝，古人认为不祥之兆。见《史记·商本纪》。⑨雉：鸣叫。⑩石言于晋地：据《左传》昭公八年载，晋地有石头会说话。此为不祥之兆。⑪狂瞽：愚昧无知，自谦词。⑫斧钺：军法用以杀人的斧子，泛指刑戮。

【译文】希望皇上洞彻古今之事，明察安危之兆，上以国家为重，下以百姓为念。仔细选拔人才，谨慎赏罚，用贤才，退不贤，知错即改，乐于接受谏言。做好事不犹豫，发命令讲信用。保养心性，减少败猪等乐事，俭朴不浪费，减少兴建的费用。致力于安定国内，而不强求开疆拓土。把弓箭收起，而不忘记边防。这些事情，虽然是治国的常规，皇上一贯的做法，我的愚心，是希望皇上多思考不放松，那么就是达到完美境界了，可与三皇五帝媲美，亿万年的帝位，与天地共长久。即使发生桑谷共生，龙蛇作恶，野鸡在鼎耳啼叫，晋地的石头讲话这些怪异，必定转祸为福，变灾为祥。况且大水暴雨等灾害，是阴阳两界的常事，哪能说是神的责备，而令皇上记挂呢。我听说古人曾讲过：‘农民劳作而贵人享受，愚蠢的人说话聪明人有选择地听。’就说了这些昏昧之言，静待责罚。”太宗十分赞同并接受他的话。

论慎终第四十 凡七章

第一章

贞观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自古帝王，亦不能常化^①。假令

内安，必有外忧。当今远夷率^②服，百谷丰稔，贼盗不作，内外宁静，此非朕一人之力，实由公等共相匡辅。然安不忘危，理不忘乱，虽和今日无事，亦须思其终始，常得如此，始是可贵也。”魏征对曰：“自古以来，元首^③股肱，不能备具。或时君称圣，臣即不贤；或遇贤臣，即无圣主。今陛下圣明，所以政理，向若^④直任贤臣，而君不思化，亦无所益。天下今虽太平，臣等犹未以为喜。惟陛下居安思危，孜孜不怠耳。”

【注释】①化：教化。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。②率：皆，都。③元首：本意是头，指君主。④向若：假若。

【译文】贞观五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：“自古以来的帝王，都不能够经常达到教化。假如国内平安，必定会有来自边境的忧虑。如今远方的外族大都臣服，国内生产也很充足，盗贼不现，内外安宁，这并非我一人的努力，实在是因为众位辅助。然而安定时不忘危险，治平之时不忘记乱世，虽然现在平安无事，也应该思虑前后。常能这样做，才是难得的。”魏征回答说：“自古以来，君明臣贤难以同时存在。或者有时君主圣明而臣子不贤，或者遇到了贤臣而没有圣明之君。现在皇上圣明，因此政治有条不紊。假若只任用贤臣，而君王不考虑教化，也没什么好处。天下如今虽然太平，我们臣子并不格外欣喜。但愿皇上居安思危，勤勉不怠。”

第二章

贞观六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自古人君为善者，多不能坚守其事。汉高祖，泗上一亭长^①耳，初能拯危诛暴，以成帝业。然更延数十年，纵逸之败，亦不可保。何以知之？孝惠为嫡嗣^②之重，温恭仁孝，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^③，欲行废立。萧何^④、韩信^⑤，功业甚高，萧既安系，韩亦滥黜。自余功臣，黥布^⑥之辈，惧而不安，以至反逆。君臣父子之间，悖谬^⑦若此，岂非难保之明验也？朕所以不敢恃天子之安，每思危亡以自诫惧，用保其终。”

【注释】①亭长：秦汉之制，十里一亭，设亭长。掌治安、客旅事。②嫡嗣：正妻所生长子。③爱姬之子：指戚夫人所生赵王如意。④萧何：西汉第一任丞相。曾为民请地触怒高祖，被囚数日。⑤韩信：汉初功臣。封楚王，后降为淮阴侯。因人诬告谋反被杀。⑥黥布：原名英布。汉初功臣，因聚兵谋反被刘邦所杀。⑦悖谬：荒谬，不合事理。